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
第一回 高丞相直諫闖邪 林將軍急流勇退

詩曰： 魏帝逃禪建法幢，譖臣媚主激忠良。

縱橫鐵騎人難敵，倖直金鑿氣莫當。

不尚遊畋殘稼穡，英雄骯髒厲剛腸。

急流勇退真豪傑，樂道逍遙雲水鄉。

話說梁武帝即位以來，酷信佛教，崇尚虛無，長齋斷葷，日止一食，輕儒重釋，朝政廢弛。至天監□六年，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，今後皆以麵易之，識者知其為廟不血食，遍處建立寺廟，改元大通，捨身同泰寺，群臣以錢億萬贖之。後賢有詩譏之曰：

梁武不知虛寂道，卻于心外覓真禪。

弑君篡國皆甘忍，煦煦求仁奚禪焉。

梁武帝于大通□一年正月，敕禁城內造一大寺，名曰妙相寺，極其壯麗寬敞，頒詔天下文武官員，薦舉材德兼全高僧二員，為本寺正副住持。消息傳入東魏來，時魏主臨朝，聞奏梁王建寺招僧捨身作善一事，暗暗稱羨。問侍臣道：「朕亦欲洛陽城外效梁王所為，也創一個大刹，築起浮圖，召高僧廣行法事，上祝皇太后聖壽無疆，下亦可祈黎民之福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眾臣等一齊俯伏贊揚道：「陛下立此善願，上延聖壽，下庇蒼生，乃天地仁孝之心也。」魏主大喜，頒詔工部知道，擇日興工。朝內大小官員，見了旨意，盡皆不悅，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議此事。

卻說渤海王，乃是東魏大將軍左丞相，姓高名歡，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有功，故封王爵，賜袞冕九錫，劍履上殿。當下眾官見了高歡禮畢，共稟此事。高歡低首無言，沉吟半晌，正與決不下，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，高聲稟道：「皇上新登大寶，眾心惶惶，正直澄心窒慾，求賢禮士，宵衣旰食，以副民望，以保金甌。今乃不明君道，反信異端，建寺築塔，勞民傷財，甚非治體。主公為朝廷柱石，若不極言諫阻，則社稷險危，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。」眾官視之，卻是鎮南將軍林時茂也。這將軍身長八尺五寸，碧眼虬鬚，狀貌魁偉，膂力絕倫。猿臂善射，箭不空發。使一枝方天畫戟，無一個對手。能騎劣馬，上陣如飛。立性鯁直，臨事不苟。妻戈氏，甚相恩愛，蚤亡，誓不再娶。昔曾隨高歡出征，與爾朱世隆大戰。高歡兵敗，爾朱世隆率軍趕來，林時茂匹馬截住。世隆部下六員健將：岳銘、程廷錫、王驕、陶釗、爾朱世寧、爾朱敬，一齊來戰。林時茂獨戰六將，一戟將爾朱敬刺死回陣。五將奮怒力追，林時茂又回身一箭，將程廷錫射于馬下，翻身又戰四將。爾朱世隆在土山指麾眾軍，重重圍裹。林時茂撇了四將，一馬奔上土山，勢如猛虎之入羊群，無人敢當，被他直殺上山頂。爾朱世隆措手不及，林時茂箭到，早中左足，翻身落馬，眾將校拚死救出。四將亦不敢戀戰，救護主將而去。因此高歡得脫大難。班師之後，重加擢用，陞為鎮南將軍，參贊軍務，次後屢建大功，不能盡述。當日高歡聽了林時茂之言，心下大悅道：「將軍所言，甚合孤意。明日早朝，必當面諫。皇上如不聽孤言，只索掛冠而去。」眾官俱各歡喜散訖。次日魏主臨軒，百官齊集。有詩為證：

龍煙日暖紫重重，宣政門當玉殿風。

五刻閣前卿相出，下簾聲在半天中。

文武臣僚，皆隨著渤海王高歡，朝見已畢。高歡俯伏金階奏事，魏主令內侍扶起，欽賜坐下，其餘宰臣侍立丹墀。

高歡道：「臣昨見聖諭，欲建寺築塔，延召僧眾，不知陛下聖意將欲何為？」魏主道：「皇太后年高多恙，朕欲創寺召僧，廣修善事，為太后祝壽，以盡人子之心耳。」高歡道：「陛下為皇太后祝壽，此乃堯舜之心。但壽算在天，非釋氏所能延；孝道在人，亦非佞佛所能盡。皇上聰明睿智，豈不聞帝王之孝，有虞舜可師，文武可法；布衣之孝，有聖門曾閔，賢士奇萊，皆未嘗詔佛修行，以為善事。若夫持齋誦佛，造寺妝金，乃異端惑民之術，非聖主所宜留心也。若尊釋教以為孝，則捨本而務末矣。」

魏主道：「朕聞藏經有云：‘一人成佛，九族昇天。往生淨土，能超萬劫。’又云：‘帝王相繼以治天下，皆緣羅漢托生。’可見佛力無邊，為三教之首。相國反言其異端惑民，恐非確論。」

高歡道：「陛下身登九五，務要清心寡欲，親賢遠佞，成就聖德，何故信此虛浮妄誕之教，以為修善也？必有奸黨蠱惑聖聰者。臣請為陛下解之：夫佛氏崇尚虛無，絕滅人倫，悖逆天理，誤天下之蒼生者也。人稟陰陽之氣，則生生化化，終始不窮，理所必有。假令盡滅佛法，則滅而不生，人無遺類，成何世界？世俗子女難育，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，出乎不得已，諒非其本心也。雖然披緇削髮，而男女之欲，人孰無之？不能遂其所願，輕則欲火煎熬，憂思病死；甚且逾牆窺隙，貪淫犯法而不之顧。至于佛會之說，其惡尤著。科斂人財，聚集男女，陽為拜佛看經，暗裏偷情壞法，傷風敗俗，紊亂綱常，莫此為甚，其罪一也。天地生物，以滋養人群。若從釋氏戒殺之說，則獸蹄鳥跡充斥宇宙，魚蟲鱗甲填滿江河，人生又何賴焉？此堯舜之所焦勞而治者也。坐關實無罪之囚，講經為聚物之藪，持戒者是貪官污吏儻侮之私門，削髮者乃強暴姦頑避罪之活路。聖人為民立教：仕祿于朝，農耕于野，商趨于市，工習于藝。莫不盡心殫力，以資國家之用。惟此緇流，暖衣飽食，遊手好閑，口誦彌陀，心藏荊棘，蠹國害民，又莫此為甚，其罪二也。凡人既脫紅塵，以皈淨覺，則宜布衣蔬食，隨緣而足。今之沙門，貪鄙萬狀，有如叩頭乞食，剝肉點燈，屈膝橋欄，匍匐途路，沿門打坐，送渡求錢，此喪廉失恥，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；書符咒水，請聖參禪，慣分緣簿，善說因果，搖唇鼓舌，此僧而幻術以求富者也；談禪說法，塑佛印經，築寺建庵，修橋砌路，此又假公營私，托善緣以濟所欲者也。至于涉險履危，梯山航海，賤人貴出，貿易開張，能思善算，以罔天下之利，此又僧而商賈者也。更若鑽倉掘洞，鼠竊狗偷，據山擄掠，謀財害命，喪心肆惡，此則僧而賊盜者也。又若鬼計神謀，爭田奪產，倚官托勢，賄賂公行，爭訟以求必勝，圖謀以期必得，博奕賭錢，酗酒宿娼，逞無厭之欲，以為師徒衣鉢計，此則僧而貪婪奸險、持詐力以亂天下者也。僧為世蠹，又莫此為甚。其罪三也。負此三大罪，重佛何為？臣素奉教于賢人君子，振綱肅紀，崇正闢邪，乃聖明帝王相沿之法。釋教之謬，實所未聞。臣愚戇，冒瀆天聽，伏乞聖涵。」

魏主聞奏，微笑道：「朕聞相國所言，已洞見緇流之妄。但佛稱三教之魁，何也？往往顯靈護國，闡法濟民，亦似有益於人世，相國不可不察也。」高歡道：「臣聞上古聖主御世，惟以仁義為重。君臣敦睦于上，人民親愛于下，故熙皞之治成焉。彼時佛老不尚，何助國濟民之有？世祖永平年間，專尚釋氏，遠近承風，無不佞佛，□數郡中，共有壹萬三千餘寺。後梁將陳慶之進兵滎陽，一路縱火，燒掠殆盡。佛苟有靈，何不顯身救護，而使濟民利國之身，化成灰燼？可笑世間愚夫愚婦，不辭跋涉艱難，遠出燒香，邀福求祥，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，渡海遭風濤之溺，損軀喪命，悔恨無及。佛若有靈，又何不預先警覺以救之乎？設以此二端問彼愚人，彼必委之以數。夫既有一定之數，則事佛又何益焉？蓋禪教易於惑人者，生前談果報之因，死後論地獄之苦。富貴而修行，必獲來生祿壽；貧窮而敬佛，能消往昔冤愆。女可轉男，禍堪為福。猶恐智士達人不尊其說，故謬云：‘滌經毀佛，必墮阿鼻。’立此危言，以愚人心志。舉世受其迷妄籠絡而不覺，可勝嘆哉！固亦有英雄傑士，功成名遂，而懷烏盡弓藏之慮者，寄跡禪林，遨遊雲水，效子房之辟穀，仿蓮社之參禪，此明哲以保身，非實崇事于三乘也。陛下萬民之主，社稷安危所繫，正宜肅綱紀，正百官，承天順民，創制立法，垂訓百世，以為子孫不拔之業。豈可尊奉夷教，勞疲弊之民，靡費脂膏，構無益之寺乎？臣切為陛下不取焉。」魏主大悅道：「若非相國良言，幾被眾佞所誤。煩卿傳示諸臣，朕即繳旨，不復建寺矣。」高歡謝恩出朝。當晚聖旨批黜近臣二員：田有思、鄔洋，削職為民，永不錄用。朝野盡皆相慶，遍處播揚高丞相、林鎮南有回天之力。因此林時茂名聞四海，人人敬仰。止有高歡世子高澄，心下不足，反成讎隙。

看官，你道高澄為何不足林時茂？原來高澄為人狠毒，性如烈火，酒色財氣，博奕遊獵，無所不至。侍妾數□，稍不如意，輒

致之死，家丁僮僕，打死無算。高歡每每教訓，只是縱性不改。極好阿諛奉承，凡是逃亡死命無籍之徒，投他府中，盡皆收用。這一班人，狐假虎威，殘虐百姓，遠近人民，無不嗟怨。因父親稱揚林時茂材能，暗裏不服，偏要滅他威風。忽一日，正逢初夏天氣，四月初旬，到處村鄉田麥成熟，高澄帶領一班棍徒，擊鷹逐犬，擊鼓鳴鑼，騎著高頭駿馬，逕往東門外打獵作耍。凡是高山峻嶺，無不遊遍。哄至一山，名繫舟山，乃大禹治水時，曾繫舟于此。山邊有一石如環軸，故名繫舟山。滿山樹木，遍嶺藤蔓，分險峻。但見：

巍巍萬丈，疊疊千層。四圍翠柏參天，遍嶺蒼松蔽日。翠柏上但見猿呼，蒼松頂惟聞鶴唳。昏沌屯雲封山岫，黑沉沉霧鎖山巒。藜棘裏虎狼逐隊，草叢中狐兔成群。嗚嗚咽咽，山禽鳴古樹高枝；習習瀟瀟，嵐氣吐巉岩幽壑。深林蔚秀，從教健翻飛騰；大麓寬平，一任良材馳聘。驚心處，無非水怪山妖；觸目間，盡是閑花野草。只見潺湲飛瀑布，屈曲路峻嶒。不聞雞犬之聲，罕見行人之跡。正是：

攀藤附葛猶難上，涉險登危路怎行！

卻說眾人打攢趕上山頂，放鷹逐犬。正打圍之間，見一隻大白鹿睡在草內，眾人吶喊捕捉。那白鹿失驚，跳起來，衝開眾人，逕往山下奔走。真個是疾同鷹隼，快似流星。高澄喝眾軍士快放箭。內中有一個善射的弓弩手，連忙挽弓搭箭，覷定射去，正中白鹿背上。這鹿帶箭負疼，沒魂的亂竄，一直趕到山下田畝裏。高澄與眾人騎馬一齊趕來，追得這鹿慌了，一味地亂滾，將這田內結成的麥子，盡皆滾倒，約有一二畝寬闊。眾人那裏肯捨，不顧人田麥，吶喊圍將攏來，鋼叉、苦竹鎗、長刀、大棍，併力亂戳，登時將這白鹿結果了性命。高澄即教軍士將索捆縛扛去。

正要抬起，只見一人蓬頭跣足，叫苦連天，兩腳似碾車兒一般，飛也趕來。這人是誰？原來此人姓齊名德，就是本村農夫。正在沙溝裏斫蟹，鄰近牧童報說此事，慌忙跑來看時，眾人兀自未散。見了這景象，不覺心內火生，腮邊淚落，捶胸跌腳，痛哭道：「天呀！這幾畝田麥將已成熟，一家男女餘口性命，全賴此過活。如今被你眾人踏倒了，怎生是好！」高澄怒道：「汝是甚人？敢這等撒賴無狀！軍校們，著實打這廝。」眾棍徒聽得公子喝打，一齊動手，卻如眾虎攢羊，將這齊德打得皮開肉綻，面腫血流，橫倒地上。高澄還嚷道：「將這廝鎖了，送到縣衙去。」此時過往人眾，見齊德受虧，俱忿忿不平，奈是渤海王世子，何等勢耀，誰敢向前，只得遠遠站立觀望，互相唧噥道：「沒天理，這時候雷公那裏去了！」

正在喧鬧之間，只見林時茂騎一匹黃馬，隨著蒼頭，因往城外訪友，打從繫舟山前經過。見這夥人喧嚷，問蒼頭：「這是甚麼人在此廝鬧？」蒼頭打一看時，覆道：「高公子領著軍士，打一個村夫。」林時茂就下馬來見高澄。禮畢，問：「公子為何打這村人？」高澄道：「林將軍，你不知道，這狗才無狀，不識尊卑，辱言穢罵，因此打這廝。」林時茂又問齊德道：「你這村人，為何不知上下，辱罵高爺？若送官司，罪責不小。」齊德大哭道：「老爺呀，你只看這些田麥就是了。」林時茂抬頭看時，見滿田麥子，盡皆踹壞，驚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齊德道：「小人滿家男女，全靠此田麥過活，被高爺帶這夥不達事的軍士，因捉鹿放馬，將小人麥子盡情踹壞。如今麥已成空，又被痛打，不如就死也罷。不然，日後免不得做個餓鬼也。」說罷，號啕大哭。林時茂聽罷，激得怒氣冲天，嚷道：「高公子忒沒分曉，他的田禾被你人馬踏壞了。人若無糧，豈不餓死！他來哭訴，出乎不得已，你們知事，就當賠償安慰他纔是，為何反去打他這般模樣？忍心害理，不體民情。」高澄罵道：「你這狗職，也與村牛一樣。汝在我父王麾下為將，是等樣抬舉你？得到今日，不思報本，反與村牛分疏，抵觸俺，可惡，可惡！」眾棍徒一齊嚷道：「這是甚麼鳥官，敢來觸犯公子！」林時茂罵道：「都是你這夥無籍棍徒引誘公子。明日對丞相面講，把你這千人盡行驅逐，方豁俺胸中之忿。」高澄喝眾人：「與我打這廝。」眾軍士見說，素知林時茂手段高強，都不敢動手。林時茂發話道：「我今日不與你角嘴。明日早朝後，同你到會議堂高爺處說個明白。」回頭分付齊德道：「你且去，俺明日將些銀兩賠償你便了。」齊德磕頭道：「深謝老爺恩德。」爬起來，一步一跌，叫苦連天的去了。林時茂策馬帶蒼頭向西而行。這高澄帶領軍士，扛著大鹿，慢不為意，一頭笑一頭罵，也進城中去了。眾人領賞散訖。

次日，林時茂同眾官早朝已罷，齊赴會議堂，參見高歡，共議朝政，至巳時皆散。高歡將欲退堂，林時茂向前道：「總參有事稟上主公。」高歡問：「有何事？」林時茂將高浪打獵踏壞民田，打傷齊德之情，從頭至尾說一遍。又言道：「公子終日遊蕩，不理正務，淫人妻女，僭人產業，為害不淺。不知何處尋來一夥無籍惡少，引誘公子，無所不為。若使聖上聞知，主公面上須不好看。速宜把這班棍徒流徙邊遠，曉諭公子改過，不惟主公之幸，天下亦幸甚矣。」高歡聽罷，道：「孤已知道，將軍請回。」林時茂拜辭自回。

高丞相上轎回府，廳上坐定，喚管門官進來，問：「公子在外，一向作何事業？」管門官道：「公子在府則攻書史，出外則習弓馬，並無他事。」高歡怒道：「總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誘。若不直言，先斬汝首！」管門官見丞相發怒懼怕，只得跪稟說：「公子近來與一夥花拳繡腿無賴之徒，終日飲酒作樂，出獵遊戲。常打鄉村百姓，壞了田中禾稼，喫了人家雞犬。這些百姓，一來感老爺德政，二來懼老爺法度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街坊上亂紛紛說公子的過失，此事是實，餘者不知。」高歡將管門官喝退，當下怒髮沖冠，坐在堂上。午牌時分，只見高澄醉醺醺回來了，高歡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在外做得好事！若非林總參稟知，幾被汝所誤。」喝令軍士拿下斬首。原來高歡的軍令極嚴，眾軍士不敢不遵，只得將高澄鬆鬆縛了，且未動手。早有人報入衙裏。只聽得一聲雲板響傳出堂來，夫人請老爺議緊要話，高歡帶怒退入私衙。

原來這高歡的夫人婁氏，所生四子，獨愛高澄。當下聞報，驚惶無措，急請高歡，勸道：「丞相差矣。父子天性之恩，況兒子不犯軍法，何故致之死地？只是訓誨一番，教他改過便了。」高歡道：「夫人不知，這畜生帶領一起棍徒，在外生事害民，非止一端，為禍不小。異日幹出事來，孤與夫人為他所累。今日不若早除，免致後悔。」言罷，即傳令刀斧手速斬報來。婁氏雙膝跪下道：「看妾薄面，饒他死罪，但重責這畜生，戒他下次。把這些無籍之徒重治，連夜配發遠方，無人引誘，便沒後患。」高歡思想一會道：「夫人請起，孤自有處。」即出堂，叫軍士拿轉不肖子來，開了綁跪下，喝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罪不勝誅。且看夫人之面，把你這頭，權寄在頸，以後再蹈前轍，必然誅戮。今日死罪既饒，活罪不恕！」教軍士行杖。眾軍士跪下道：「公子雖然犯罪，小的們焉敢行刑。」高歡喝眾軍士，令虞侯帶進衙裏，自打至數百餘下，怒氣不息。夫人又力勸，方纔住手。隨將高澄監禁在書房，不許足跡出門。當晚陞堂，凡是高澄平日親近的軍士，相隨的棍徒，盡發有司問罪，驅遣刺配。又著虞侯贖白銀兩，送與齊德。因此鄉村百姓互相傳揚，感嘆林時茂的恩德。

且說高澄監禁在書房中，悶悶不已，又無一個心腹人在身畔，咬牙切齒，深恨林時茂，痛入骨髓。只待身子掙扎些，決尋罅隙，害他性命，方泄此恨。不題。

再說林時茂已知高澄被父責打，棍徒俱已趕逐，心裏暗想：「是我一時路見不平，將此事對丞相說知。這夥兇徒趕逐，卻也罷了；只是他父子至親，高澄雖然被責，日後相合時，必進讒言，終須有禍，不如及早尋一個避禍計策。」心下躊躇半晌，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俺如今妻妾雙亡，又無男女，單只此身。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靈性命，罪業深重。今此一計，一者避禍保身，二者消魔解障。想這魏國裏安身不得了，聞知梁武帝最重佛教，不如走入中國，削髮為僧，逃災躲難，免遭暗害。」當下預將金銀財物藏頓匣內，隨身衣服包裹停當，又修下一封辭職文書。次日聚集本衙虞侯軍士人等，分付道：「俺今日要去訪一親故，路途遙遠，來往須費月餘。若辭丞相，必定羈留不放。俺今不辭而去，汝眾人須要謹慎，各守執事。如丞相爺差人問時，有書一封，著個精細的去府呈上，自然明白。不可有誤。」分付畢，即改換衣妝，扮做道人模樣，令一蒼頭向上挑了行囊，一主一僕，悄悄離家，出了城門，徑望東南而進。

且不題林時茂主僕二人遠行，再表往事。梁朝建康城外，有一村民，姓鍾名子遠，娶妻朱氏，兩口兒極是好善。年至四口餘，並無子嗣，典田賣地，塑佛齋僧，不吝施捨，願求子息接續香火。梁武帝普通二年，朱氏忽作一夢，夢一猛虎入宅，因而有孕。于

□二月初五日丑時，產下一子。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奇俊，人人稱羨可愛，就取名叫做愛兒。年至七歲，聰明乖巧。無所不知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只是稟弱多病。一日，鍾子遠在家無事，與朱氏商議道：「我與你兩個年紀許大，求神拜佛，生得這個兒子。雖然聰明，卻是常有疾病，未知養得成人否。畢竟我夫妻二人，命裏不該招子，以此多恙。聞得過繼在外，改姓移名，便養得大。不如將愛兒送與近村寺院，為僧出家，不但他有所倚靠，抑且我和你存這點骨血，死亦瞑目。未知你心下何如？」朱氏道：「兒子是你生的，由你張主。但是千難萬難，止得這點骨血。如今送他出家，心下一時怎地割捨。倘有緣，遇得個忠厚的師父，庶可度日；若撞著不知冷熱的人，朝捶暮打，教我如何放心得下？」子遠道：「渾家，你的言語也說得是。且不必性急，慢慢地打聽，擇一個忠厚老成的師父，送與他便了。若無好的，且留在身邊，另作區處。」

也是這愛兒命該出家，子遠夫婦商議之後，未及半月，一日，子遠往地上灌種，將及巳牌，朱氏閉上門，正要進廚房內整治午膳，只聽得有人敲門。朱氏笑道：「老人家終不耐飢，出門不多時，就回來喫午飯了。」走出來開門看時，原來不是丈夫，卻是一個年老的和尚。朱氏看那長老時，生得：

眉長耳大，體健神清。手持小磬，項掛數珠。身穿一領不新不舊褊衫，腳著一雙半黑半黃僧履。卻似阿難降世，猶如彌勒臨凡。

原來這和尚是本村圓慧寺中法主，姓閻，法名智覺，每常來鍾家打齋米的。這長老合掌向前，叫一聲：「施主問訊了。」朱氏連忙回禮道：「師父請坐。」智覺坐下，擊動小磬，誦了數卷經，念了幾句咒，喫了茶，問道：「鍾檀越那裏去了？」朱氏道：「他去地上種菜，還未回來。」智覺又問道：「二位施主都一向安樂否？」朱氏道：「仗托三寶庇祐，遣日而已。」正說之閒，只聽得笑聲漸近，卻是愛兒讀書回來。對和尚唱個喏，智覺回禮道：「好個小官，回來喫午飯了？」愛兒道：「師父猜得著。」這智覺定睛看了一會，猛失聲道：「咳咳，可惜！」朱氏問道：「師父為何嘆惜？」智覺道：「施主莫怪，貧僧有一句話，不好出口，怕施主見責。」朱氏道：「師父有話，但說不妨。」智覺道：「令郎相貌甚清，只嫌額角上多了一塊華蓋骨，此為孤相。若在俗門中，恐無受用，又且壽夭。貧僧有一個救他的道理，但恐施主見怪，故此失聲嘆惜。」朱氏道：「多承師父好意，指示迷途，焉敢見怪。」正說話間，鍾子遠回來了。智覺即起身問訊，袖米相別而去。

子遠喫飯畢，依舊往地上種作，直至天晚方回。臨睡時，問渾家道：「日間曾有人來尋我麼？」朱氏道：「並無人來。有一事說起，到也湊巧。」子遠道：「甚事湊巧？」朱氏道：「就是日間看經的長老，把愛兒相了半晌，驀然嘆道：『可惜！』我問他為何嘆惜，他說：『好一位清秀賢郎，只嫌額角上多了華蓋骨，大抵壽夭，恐無受用。貧僧有個好方子救他，只是怕怪難說。』我正欲問時，你卻回了，隔斷了話頭，他就相別去了。察他的念頭，想是要愛兒出家的意思。我正欲與你議此一事如何。」子遠道：「這機會卻也湊巧。我前日與你商議，正沒個好師父出家，倒將這位長老忘記了。渾家，你不知這智覺是個篤實老成的長老，況且寺又相近，不如選個吉日，送愛兒與他為徒孫絕好。」

夫妻二人商量停當，次日侵早，鍾子遠徑往圓慧寺中來。進了山門，只見殿門半開半掩，靜悄悄並無個人影。子遠咳嗽一聲，也不見有人答應。子遠就佛殿門檻上坐了一會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些和尚著實快活，日高三丈，尚兀自安睡未起。」正想之間，猛聽得咚的一聲響，子遠喫了一驚。也是機緣輻輳，遇著響這一下。正是：

有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

畢竟響的是甚麼東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